

寇
豆系列

一生两世情



孟梵

不说爱情只是短暂，
如果真有来生……

● 文化藝術出版社 ● 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 ●

一生缘两世情

孟 梵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0 号

版权登记号:图字 01-96-0728~0732

责任编辑:金 燕

一生缘两世情

豆蔻系列(第四辑)

作 者:[台湾]孟梵 陶人
出 版:文化艺术出版社
社 址:北京前海西街 17 号 邮编:100009
印 刷:北京博诚印刷厂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二〇一工厂)
辽宁·开原制浆造纸厂专供纸

发 行:文化艺术出版社 电话:66187543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5.5 字数:98 千字
版 次:1996 年 3 月第一版 199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001-15,000 册

ISBN 7-5039-1466-1/I·633

本辑定价:49 元(全五册)00980

良夜剪灯谈豆蔻

嗨！又见面了。

随着《豆蔻系列》的不断推出，阡陌桌上的读者来信每天都在增加，面对读友们溢满信纸的热情，阡陌又高兴又不安。高兴的是读友对阡陌的信任，不安的是无法为每位读友回信，虽然读友在信中是那样殷殷期盼。阡陌要对读友说一声感谢，再说一声抱歉。在众多的读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正处在豆蔻年华的中学生，尤其是女中学生。这些读友向阡陌诉说了这样一件苦恼：面对繁重的功课与作业，心中却无法忘怀《豆蔻系列》，经常被迫作出两难抉择。

阡陌的看法是，青少年时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是编织充满浪漫与幻想的梦的季节，女孩子的梦尤其多些。但这也是人生从家庭即将走向社会的前奏时期，学业无疑是这个时期的头等大事。人生固不可无梦，但更多的时间毕竟要面对现实。因此，阡陌希望中学生读友要把学业放在首位。另外，在阅读《豆蔻系列》的时候，除了领略其中的美妙人生之外，也可以注意书中故事情节的安排，语言的表达，人物形象的塑造，或许它对你提高写作水平会有所帮助。而且，这也是我们举办“豆蔻之友有奖征文活动”的初衷与目的之一。

好了，现在言归正传，阡陌该向读友介绍第四辑的新书了。这一辑推出的五种新作是桑妍的《不懂痴心不准爱》、薛莉的《拥你入怀》、《情场叛客》、孟梵的《一生缘，两世情》、唐海潮的《爱你，没得商量》。

桑妍、孟梵和唐海潮相信大家都已熟悉，《豆蔻系列》第二辑的《意想不到的婚礼》、《如此真心够不够》及第三辑的《寻爱穿梭一千年》就是她们三人的作品。

《不懂痴心不准爱》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扑朔迷离的爱情故事。痴情女黎晓彤爱上了继父的侄子大堂兄方子谦，但同样深爱着堂妹的方子谦却无情甚至是残酷地拒绝了黎晓彤，这是为什么？三年后，逃避至美国医治心灵创伤的黎晓彤再次回到台湾，当彼此深爱着并苦苦思念不已的双方再度相逢，他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的情况出现？当二堂兄方子恒及其女友杨菁菁和另一位痴情汉王明威再行介入其中，这情场风波又将如何演变？相信你读完这本《不懂痴心不准爱》会有一个满意的答案。

灵魂不死，来世投胎，是人们几千年以来的梦想，在科学知识普及的今天，大概不会有多少人相信这种神话，但在爱情故事中，人们又希望它是真的。《一生缘，两世情》正是这样一个故事。富家子弟白伟平与贫女心玫相恋，但白父却逼伟平另娶门当户对的韩瑛为妻。伟平与心玫抗争不过，自杀殉情，相约结下来生缘。但伟平却被救活，并与韩瑛成亲。心玫则投生谷家为谷若玫，但前事却在梦中反复出现。二十多年后，伟平之子翊纮爱上了若玫。然而当若玫在白家见到伟平时，死水般的家庭立

即掀起了轩然大波。白翊纭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梦中情人居然是父亲的恋人投胎转世，伟平与韩瑛一则极度惊喜，一则深深愤恨。只有那冲破生死的爱才能化解这一切。《如此真心够不够》一书的主题——对嫌贫爱富的批判，在这里退让为副主题，生死不渝的爱则占据了首要位置，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保持一贯的写作风格的同时，又力求新颖与突破。

看惯了商海巨子、名门闺秀恋爱故事的读者，也许可以在《爱你没得商量》一书中换换口味。这是一个描写真正的市井细民生活的爱情故事，主人公是生活在花街的男男女女，有最受警局蔑视的警察校花，有无照营业的性病医生杨波，有小茶馆老板萧辉煌，亦有未婚先孕、男友身亡而不得不为孩子寻觅“父亲”的宋小貂，甚至还有暗娼毕慧等等。但就是这些生活和在社会下层的人们，他们的爱情平凡中尤显伟大，那扑面而来的人间烟火气息令人倍觉自然与亲切，从而更容易在情感上引起共鸣。

本辑中《拥你入怀》与《情场叛客》的作者薛莉，是刚刚步入言情小说界的新人。这里阡陌向大家透露一点薛莉的个人情况。她原先在杂志社和出版社做过编辑，写小说是新近才开始的尝试。薛莉是双鱼座，平时极爱小动物，在外碰见小动物必定进行一番家常式的语言“交流”，当然是有问无答，但薛莉总是乐此不疲，每每让大家观赏“人与动物交流”的节目。

《拥你入怀》是薛莉的处女作。与一般的言情小说不同，《拥你入怀》没有刻意去安排奇巧的情节，和寻死觅活

的爱情。但却做到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真实得仿佛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而这并不影响可读性。读《拥你入怀》，就像坐在风景秀丽的青山绿水环抱中，微风吹送淡淡的兰花芳香，一点一点的沁入心田，使人忘了是在阅读小说。书中的三位主角，季伟、楚琳、徐津平三人的形象刻划也非常成功。季伟的痴情、楚琳的纯真、徐津平的自私与贪欲，无不跃然纸上。作者并未把徐津平描绘成彻头彻尾的坏人。他对楚琳并非完全不动真情，但他终究是名利中人，爱情的魅力敌不过名利的诱惑，这使他一步步走向深渊，终至身败名裂。

《情场叛客》是薛莉的另一新作，与《拥你入怀》的相似之处，是同样以真实和自然取胜。人物的安排上也有接近之处，沈蕾是一个纯真、善良、充满艺术气息的少女，汤仲平则热衷于名利。但情节上则有不同的发展。情场叛客汤仲平良知未泯，终于迷途知返，重新回到沈蕾身边。这个故事中，作者是刻意求变，似乎也反映了作者对于爱情不确定的认识。

好了，阡陌这一次的介绍就到这里。在此，阡陌再次感谢读友的鼓励与支持，阡陌打算介绍更多更好的作品，以此回报读友的厚爱。同时阡陌要提醒中学生读友，千万不可荒费了功课！最后，阡陌还要告诉读友，《豆蔻系列》第五辑很快也要出版了，想看吗？那就请你耐心一点等待吧，不会等太久的。

阡 陌

1996年春夜于金陵

1

白家金壁辉煌的大厅，在深夜里依然灯火通明；所有人都神情凝重地聚集在大厅中，望着盛怒的白承民和跪在地上一脸不平的白家少爷——白伟平。

“爸！求求您答应我和心玫的婚事好吗？心玫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她的性情、她的为人您又不是不了解，没有理由只为了她的家境就反对我跟她的婚事嘛！心玫从小就在我们家来来去去的，您也从没说过什么，不是吗？”

白伟平虽然已经和白承民争执了很久，可是他仍然不放弃的想说服白承民。

“不行！说什么都不行！以前是以前，你们年纪都小无所谓，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白家在地方的也算名门望族，怎么能娶心玫这种身分卑微的人进门！况且，我们白家人的婚姻向来都是由父母作主，你也不能

例外！我已经帮你选定韩家的二小姐韩瑛，日子也看好了，你们彼此也见过几次面，不算完全陌生。你就等着做新郎吧！”白承民态度坚决。

“爸！那个韩瑛我也没见过几次，连长什么模样都记不太清楚，更别提什么感情了，我怎么能娶她呢？心玫她温柔、体贴、善良、懂事，是大家都知道的，您却为了守住您的门第之见，宁可牺牲我的感情，也不肯让心玫进门。现在都什么时代了，您还要我承袭你们那种时代的荒谬婚姻！”

白承民怒声指责：

“你说的是什么话！你说我的婚姻荒谬？可你不要忘了自己是这种荒谬婚姻下的产品！我不管现在是什么时代，只要我还活着一天，你就非得听我的不可！我跟你母亲婚前连面也没见过，不也相安无事地过了大半辈子？既然我可以，你为什么不行？”

“爸！如果您当初娶的是您心爱的女人，你们彼此之间心意相属，您就不会再娶二妈！如果您真的那么坚持门户之见，那为什么您就可以娶二妈进门？二妈她不是……”

白承民猛拍桌子，盛怒道：

“你给我住口！越说越不象话，什么时候开始学会顶嘴、批评你二妈了？”

白承民望了站在一旁满心委屈的秀萍和脸色难看的佩雯一眼。事实上，伟平完全道出了自己的心事！伟平

说得没错，如果不是因为他对佩雯只有责任而没有感情，他也不会爱秀萍爱得那么强烈。遇到秀萍之后，他才真正有了那种归属感。

佩雯对他娶秀萍进门这件事虽然没有表示过什么，可是他心里很清楚那是因为佩雯受传统礼教的束缚而不得不默许，并不是她赞同这件事。他知道佩雯的心中秀萍有太多的不满和怨恨。今天伟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他们三人间最忌讳的事情，所以他立即打断了伟平的话。

白承民站了起来，走向伟平。

“再怎么，你母亲还是元配是不是？”白承民停顿了下，继续说：“好！如果你一定要娶心玫也可以，不过……”

白伟平心中燃起一线希望！他抬起头，热切、期盼地望着白承民。

“不过什么？只要您答应我和心玫的事，任何事我都可以答应您！”

“好！你可以娶心玫，但是你必须先娶韩瑛进门，两年之后再让心玫进门！”

伟平眼中的神采顿时消散无踪，他摇着头说：

“不！您怎么可以逼我跟您走同样的路？二妈在法律上根本没有地位，而户口上二妈也只是个寄住的身分。我不能这样委屈心玫！我要娶心玫，是因为我爱她，否则我可以把她放在任何地方，何必苦苦地坚持要

娶她？这辈子除了心玫，我谁都不要！而且这么做对心玫、对韩瑛都是极残忍的；我跟心玫要的是一生一世的相守，绝不是那种残缺不全的生活。就算我真的娶了韩瑛，我也不会对她付出任何的感情，与其这样，为什么不让她另嫁他人呢？所以，就算心玫愿意这样委屈自己，不计名分，我也不会答应的！”

白承民脸色难看地指着他——

“我已经对你作了让步了，你竟还不知好歹！你给我听清楚，今天你答应也好，不答应也罢，总之，你非给我娶韩瑛不可！”

伟平站了起来，神情绝望地说：

“爸！如果您能成全我们，那么您就可以拥有我和心玫；如果您仍是坚持己见，那么您将永远失去我们！”

白承民心头一震！他没想到伟平的心意竟会这么坚决。可是为了在众人面前维持他一家之主的尊严，他不得不狠下心——

“很好！你真是个孝顺的儿子！居然敢威胁我！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父亲的存在吗？”白承民怒不可遏地指着伟平，“好！与其让你娶那个女人来辱没家风，我不如不要你这个儿子！你非给我娶瑛不可！老陈——”

白承民大声喊来管家，老陈急急趋上前：

“先生！什么事？”

“你听清楚了！从现在开始，不准少爷出房门一步！把房门锁起来，三餐送进去给他吃，课也不用去上了，

直到他娶韩瑛进门为止。这件事交给你负责，出了什么差错，唯你是问！”

佩雯心疼伟平，站起来走到白承民的面前：

“需要把关系搞得这么糟吗？难道你不能好好跟他商量吗？为什么一定要把他关起来？他才20岁，就算真的要结婚，也不必急于这一时，等他大学毕业再谈也不迟啊！”

“不能再等了！我已经老了，身体也不是很好，谁都不能预料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况且他只需把人娶进门，其他的事他根本不用费心，他仍然可以把书念完！这件婚事必须早日举行，才能了我一桩心事。就这么决定了！心玫的事不准谁再提了！”

白承民说完，随即走向房间。

白伟平则仍不死心地向母亲求助：

“妈！我不要娶韩瑛，拜托您跟爸爸说说好不好？妈！求求您！”

佩雯拉着伟平的手说：

“伟平，如果你真的那么想跟心玫在一起，唯一的方法就是照着你爸爸的意思去做，虽然这样心玫不能当正室，但至少你们可以长相厮守，世俗的名分又算什么呢？如果你坚持不肯，你可能永远都无法再见到心玫了！我想心玫不会计较名分的！”

伟平转向秀萍：

“二妈！爸一向最听您的话，您帮我去跟爸说说好

不好？”

秀萍知道以自己的身份和立场是不能表示什么的，否则只会掀起更大的事端。所以她只是摇摇头，爱莫能助地看着伟平。

伟平绝望地说：

“好！你们都不帮我是不是？你们就算不替心玫想，你们也要替那个韩瑛想想。妈！爸娶二妈，您心里好过吗？独守空闺的滋味好受吗？二妈！您做爸的偏房，您的心里难道没有一点委屈？没有一点不平？纵使爸对您有再多的深情、再多的宠爱，您心中还是会有遗憾的不是吗？为什么你们就那么残忍，眼睁睁地看着韩瑛和心玫一步步走上你们的后尘而袖手旁观？眼看着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仍然无动于衷？”

伟平的话让佩雯感到难堪，而秀萍只是流着泪悄悄走回房间。

“伟平！你真是越大越不象话！我们已经替你找了台阶下，留了后路让你走，你却不知好歹！我没办法帮你了，你好自为之吧！”

佩雯说完，丢下伟平，气愤地走回房间。

伟平沮丧又恼怒地站在大厅中。

管家上前小心地说：

“少爷，您还是先回房去吧！好好把事情想清楚再决定。”

伟平自言自语地：

“不行！我要去找心玫！我不能就这样放弃而任人摆布！”

伟平说完，就要往外走，管家紧张地拉着伟平的手：

“少爷！您可别出去啊！先生让我看着您，您这一走，我怎么跟先生交代啊？您就别为难我们做下人的了，好不好？”

伟平看着管家，哀求道：

“老陈！求求你让我出去好吗？我一定要见心玫一面。我保证，我只出去一会儿，跟心玫说几句话就回来，爸爸不会发现的，好吗？”

“不行啊！少爷！先生现在正在气头上，您要是出去被他发现了，事情会越弄越糟的，对您和心玫小姐的事一点帮助也没有。我看您还是照着先生的意思去做，过几天等先生气消了，您再好好跟他谈，事情一定会有转机的。”管家婉转地说。

伟平板着一张脸，心不甘情不愿地：

“说来说去你们全都一鼻孔出气！好！我就回房去，可是就算你们关我一辈子，我也不会改变心意的！”

管家跟着伟平走到房门口，伟平进房后，他就将房门上锁，伟平气得开始摔东西。

管家站在门外喊：

“少爷！您冷静点吧！别把先生给吵来了，又是一顿骂。”

豆 ♥ 蔻 ♥ 系 ♥ 列

老陈站在房门外聆听伟平的动静，直到房内不再有声音出现，才摇着头离去。

2

心玫心急如焚地站在校门口引颈张望，好不容易才盼到萧仲南走出来。她快步迎上去。

“仲南！”

萧仲南乍见到心玫，感到奇怪：

“咦？心玫！你怎么来了？今天没课吗？”

心玫把仲南拉到一旁，小声地问：

“仲南！你最近有没有见到伟平？我已经好几天没有他的消息了！”

“怎么会这样呢？你不知道他病了吗？”

“生病？”心玫不解地问，“不会吧？你去看过他了吗？”

“那倒没有，是他家里的人来替他请假的，怎么？他没告诉你吗？”

心玫摇摇头。

“就算伟平没告诉你，你也可以去找他啊！”

心玫神情黯然地说：

“自从白伯伯告诉我他已经给伟平找好对象之后，我就再也没去过白家了。白伯伯虽然没有对我说过什么，可是我知道白伯伯一向都很反对伟平跟我在一起。我想，他没来上课，也没给我一点消息，一定跟这件事有关！”

仲南若有所思地说：

“嗯！伟平曾跟我说过这件事。伟平是极力反对他父母为他安排婚事的，白伯伯不太可能为了逼他结婚连课也不让他上吧？”

“如果白伯伯为了逼他就范呢？仲南！我好怕！我总觉得好像再也见不到伟平似的，你说，伟平会不会妥协呢？”心玫语带惶恐地问。

“不会的！你别胡思乱想！”仲南笑着拍拍心玫的肩膀，安慰她。“你想得太多了！你跟伟平在一起这么久了，伟平对你的感情你又不是不知道，即使他父母反对，他也会想办法说服他们。伟平绝不可能娶别的女人，你放心好了！”

心玫并没有因他的安慰而释怀，依然神色不安地看着仲南。

仲南本来就对自己所说的话没什么把握，心玫的祈求眼光更让他觉得不安，但他仍故作轻松地对心玫说：

“心玫，这样吧！如果你真的不放心，我今天下了